



探华夏文明之源 觅南北交融之史

—山东考察记

本报记者 冯赫

太行分隔了山东和山西，可黄河又让它们紧紧牵手。山东和山西，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但山西与山东分属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又使两地存在不少不同，山东是地道中国味儿，山西是珠璣中国魂。山东是中华文明主流意识形态的诞生之地，不论是五岳之首泰山之山岳崇拜，还是孔孟儒家思想的孕育产生与传播，这种对先秦文化的继承与光大，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与发展趋势。古代华夏满天星斗多种文化碰撞后的强大凝聚力，与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铸就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从大汶口彩陶纹饰中的八角星，到龙山文化钟鸣鼎食的开启；从自然崇拜的彩陶文化，到以动物崇拜为主的青铜文化，再到秦汉的一统，隋唐的盛景，即便有春秋战国的纷争，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厮杀、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分裂与聚合，中华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外来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持续而互动的，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探究文明之源，寻觅南北交融之史，前不久，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专家、学者赴齐鲁大地进行考察，沐浴邹鲁春风，交感泱泱齐风，回望山岳祭祀文化，仰望青州风格造像，大家深感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文明之旅。



山岳祭祀与天下一统

我们的祖先在初民时代就产生了以山岳为对象的自然崇拜。山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来源，而且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当时的人们认为山是神灵在人间活动场所，是人与神交流沟通的阶梯，也是人去世后灵魂的归宿。随着国家的产生，山岳又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在我们先民的政治理念中，山岳具有镇压邪恶、安邦定国的超自然的神力。到西周时期形成了完善的镇山制度，据《周礼·职方氏》记载，天下九州每一个州都有自然力的神山。隋唐时形成五岳、五镇的山岳祭祀体系——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山东）、西镇吴山（陕西）、中镇霍山（山西）、南镇会稽山（浙江）、北镇医巫闾山（辽宁）。山岳崇拜之外还有对水的崇拜，合为山川崇拜，以山水指代江山社稷，相应的国家祀典称为镇镇海岳祭祀。唐宋以后，其祭祀的对象在五岳、五镇之外，还有四海、四渎，合称为镇镇海岳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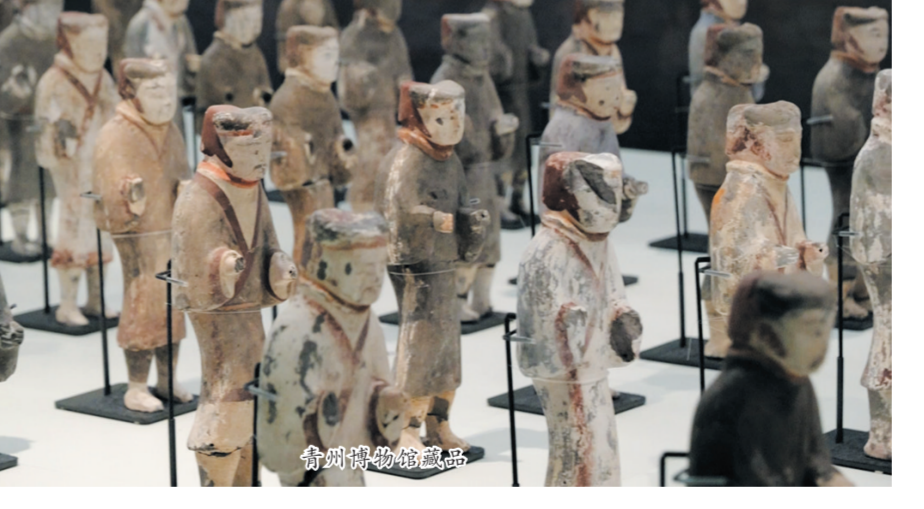
此次山东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泰山脚下的岱庙，岱庙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拜泰山神的地方。泰山，自古就有五岳之宗、群山之祖之说，号称“东天一柱”，屹立东方，更被赋予了“天下第一名山”的美誉。相传，远古72位君主曾来此封禅、祭祀。后来，包括秦始皇在内的6位封建帝王先后前来封禅。同时，历代帝王或亲临、或派重臣到此祭祀，使泰山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级祭祀圣地，有了“国山”的美名。山西大同大学孙瑜教授说，泰山封禅属于国家祭祀，先秦已有。但是，作为集权统治制度意



青州风格与云冈模式

佛教与石窟文化一直是考察组重点考察对象，此前已先后考察了龙门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等，与大同历史上的云冈石窟及佛教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此行重点考察了青州造像。青州佛教的大发展，是在皇兴三年（469）魏北魏版图之后。北魏攻齐青州是青州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原释风劲吹青州。此时青州佛教的迅速发展及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笃信和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就整个北朝而言，除去魏太武帝拓跋珪和周武帝宇文邕两度毁佛外，其他帝王均大力提倡佛教。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崇佛的时代。

学者谷敏说，早在青州人北魏前，文帝帝就下诏，规定各州郡县，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各建立一座寺庙，任其费用，不设限制。由于帝王崇佛，百姓和官员纷纷效仿。到了正光以后，天下多难，徭役繁重，平民争相出家。此时青州地区佛风上扬，造像结社组织“法义”“慈义”已在城乡地区普遍兴起。这些结社组织的造像活动，屡屡见诸金石文献。仅据光绪《益都县志》记载，出土于青州境内的北魏时期造像碑记即有9条，其中明确提到是由“法义”“慈义”进行造像活动的就达6条之多。佛教结社组织的大量存在，正反映出当时青州一带佛教的兴盛和普及情况。



山西大同大学杨俊芳副教授认为，山东的地域文化形态、民族融合的表现与地处边塞的大同有很大不同，山东的文化遗存有着强烈的“中国意味”，即使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造像也在青州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青州造像的审美旨趣——沉静、内敛、安静、喜悦、唯美、平和、华贵、自信、飘逸。可以说：“山东很中国”。大同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动荡与碰撞之后的深度融合与文化重构，云冈石窟的造像是在不足百年的雕凿历程中，体量和规模空前绝后，更关键的是它以开放的胸怀和气度融汇了印度希腊化王国与东亚草原民族碰撞后的贵族帝国国统罗佛的精髓，把欧亚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林居文明、山地文明与汉民族的儒道思想深度融合，创造了不断变化中的云冈模式。

历史大同是民族的碰撞地带，也是文化交流的璀璨之地。比之中华文明的主流区域山东的中原腹地，大同更多的是游牧民族的霸气，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壮丽与多彩。野蛮与豪情、霸气与热血、兼容与改革、自由与多元、平等与抗争……从胡服骑射到孝文汉化，从金戈铁马到明清风云，从平城到大同，把天下大同的理想演绎得酣畅淋漓，热血沸腾，充满了民族融合无比壮丽多彩的动感和鲜活气象。

青齐士望与南北交融

齐鲁之地，孔孟之乡，学术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先秦时期齐鲁文化的形成开始，到春秋时期儒家文化的兴盛，这片土地自然地理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即北魏永兴二年）灭南燕起，直到北魏皇兴二年（468）攻南朝宋的青、齐二州，在近60年中，青齐地区一直处于北魏民族大融合土壤中的产物，也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重用青齐士人的硕果。另外，青齐士人的医学技艺是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如书中所言“自李修以下若干南朝医士以平齐之役徙入代京，虽多供职官中，然前后撰药方百数十卷传诸国中，则永嘉而后若岐黄医术转辗而南者，至此又传入中原。”

北魏王朝是古代中国从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向统一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关键阶段。处在如此重要历史转折点的北魏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平城时代的近百年里，民族迁徙融合，文化交流交融，中西往来频繁，开放融合的文化形态和兼东西的社会生活，丰富而生动。同时，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之桑干新城，立平齐郡使之居任，称平齐王（或平齐民），并以崔暹为太守。这其中就有刘芳、崔光、蒋少游等“青齐士望”，在礼乐文化、朝仪职官制度、律令、衣冠服饰、都城规划建设等方面，对仰慕中原文化的孝文帝改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芳、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为名门之后，曾为《吊比干文》作注，并上表孝文帝“芳泣雅方正，慨焉燕高，经传多通，高祖北器敬之，动相顾盼”，并以芳经学渊博，超迁国子祭酒。崔光，东清河郡人（今山东夏津）人，太和六年（482），被授中书博士，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一起参与国史编写，后升任中书侍郎。这是中书省中书侍郎。崔光风姿超迈，学识深长，孝文帝常谓：“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宗也。”

蒋少游，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性机巧，颇能雕刻，有文思”。平城是堂堂内四朝之古圣、忠臣、烈士的画像，就是他和他彭城张僧达所画。蒋少游身兼著作大匠，孝文帝“平城将营大庙，太殿殿，遣少游采诸语，量准魏晋基址”，不但参与了平城宫城的设计与营建，还主持了国家工程——云冈石窟的营造，也少不了他的影响。

在平齐民中尚有刘峻，与沙门统昙曜以及吉斯的交流，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这其中的“青齐因子”，在南北朝后期，也是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这其中“青齐因子”，在南北朝后期，也是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的“青齐因子”，在南北朝后期，也是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



宋志强说，刘芳、崔光、蒋少游等，只是平齐民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平齐民在南朝文化制度北传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陈寅恪先生指出：“其所以见于魏孝文帝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昏因，致身通显也。”山西大同大学马志强教授谈及青齐士人在北魏的科技贡献，列举贾思勰著述《齐民要术》，认为这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学全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系统的农学名著。它是北魏民族大融合土壤中的产物，也是北魏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重用青齐士人的硕果。另外，青齐士人的医学技艺是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如书中所言“自李修以下若干南朝医士以平齐之役徙入代京，虽多供职官中，然前后撰药方百数十卷传诸国中，则永嘉而后若岐黄医术转辗而南者，至此又传入中原。”

长城文化学者刘志尧说，大同与山东在民族融合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有着历史文化的呼应现象。太延五年（439），北魏覆灭了北凉，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同时，辽东州居民3万户迁往平城，其沙门佛事也随东迁。与此同时，青州一带亦是佛教传播的重镇。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即北魏永兴四年），法显西行印度取经回到青州，并在北魏留一冬一夏，译经、传播佛法，青州佛教也日趋兴盛。因大量青齐士人、工匠、僧侣西来平城，云冈石窟中期造像的“褒衣博带”以及晚期造像的“秀骨清像”，亦或受到青州造像的影响。